

黄鹤楼与道教关系之历史研究*

梅 莉

提 要：位于湖北武汉蛇山西端黄鹤矶头的黄鹤楼之所以能成为天下名楼，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之一就与植根于道家道教的仙人传说、道教的推动存在密切关系。在黄鹤楼千年的历史中，当它由军事瞭望楼转型为观赏、游览型楼宇时，道士便进入日常管理，并在背后成为黄鹤楼文化的推手之一。而自建楼之后便盛传的仙人传说则赋予了黄鹤楼缥缈动人的美感，把黄鹤楼巧夺天工之美与道教神仙的神异事迹相融合，将它的自然美提高为艺术美，给黄鹤楼增辉添色，激发人们无边的想象，给人极大的享受。道家、道教与高楼从来都有不解之缘。浪漫的神仙传说是黄鹤楼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也是黄鹤楼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梅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题词：黄鹤楼 道教 道士 仙人传说 吕洞宾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蛇山西端的黄鹤矶头，临大江，倚青山，挺拔独秀，瑰丽辉煌，与滔滔江汉、莽莽龟蛇构成一幅融江、山、楼三美合一的奇景图。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223）的黄鹤楼，从位于夏口城西南角的军事哨楼，到与城垣分离成为独立的观景建筑，围绕其历史与传说，周边衍生出众多相关景点，将斯楼所蕴含的空间不断延伸扩充，又将文本传统外在化与形象化。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它它与岳阳楼、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并赢得了天下第一楼的美誉。

在绵延上千年的时间里，黄鹤楼屡毁屡建，一直在长江边发挥着重要的点景和观景作用，自唐代起（除南宋为南楼代替过一段时间外）就是江城的一个标志。黄鹤楼之所以能成为城市地标，有多重因素的影响，更与植根于道家道教的传说、道教的推动存在密切关系。虽然关于黄鹤楼的研究有不少论著，但目前学术界对此尚无人予以关注。我们不揣浅陋，就相关问题试加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

据《述异记》、《南齐书》等文献记载，至迟

在魏晋南北朝，黄鹤楼的传说就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自此以后，轶闻传说伴随着黄鹤楼走过了一千多年的风雨历程。王葆心曾总结道：“至于南齐人属之子安，任彦升指为荀瓌；费祎登仙鹤迹，历著唐宋图经；吕岩沽酒辛家，出自元明稗说。”^①

黄鹤楼的得名，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主要有因山说和因仙说，虽然经过考证如今因山说得到承认，但在历史上“因仙说”的声音却压倒了“因山说”。

在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对神仙的信仰和得道成仙的渴求。这种民间信仰与道教结合，使得民间传说蒙上了浓郁的神仙色彩。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神仙之说十分盛行，有关黄鹤楼的仙话也在志怪小说发展的背景下形成。跨鹤之仙的传说就最早出现在南朝科学家祖冲之的笔下。其所撰《述异记》中的“驾鹤之宾”，后被鲁迅辑录在《古小说钩沉》中：

荀瓌，字叔伟，事母孝，好属文及道术，潜栖却粒。尝东游，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自霄汉，俄顷已至，乃驾鹤之宾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虹裳，宾主欢对。已而辞去，跨鹤腾空，渺然

烟灭。^②

文中讲述了江陵人荀瓌在黄鹤楼遇见仙人驾鹤并与之交谈的故事。这是黄鹤楼称谓最早的文字记载。鹤是中国古代先民崇敬的灵物，因体形健美，品性高洁、长寿被赋予仙气。“鹤（鹤）生五百年而红，五百年而黄，又五百年始苍，又五百年而白，寿三千岁。”^③在道教的仙学中，鹤具有重要地位，《玉篇》称：“黄鹤，仙人所乘。”^④神仙的基本特征有二，或长生不死，或凌空飞升。飞升的方式或身生羽翼或驾鹤乘云，驾鹤仙游是最美妙的奇想。^⑤祖冲之的《述异记》后已散佚，不过，南朝梁任昉所著《述异记》和唐宋人的类书里仍保存了这个故事。文学史家李剑国即以《述异记》所载名士荀瓌在江夏黄鹤楼上接待驾鹤仙人的神奇异事为经典文本：

荀瓌（亦作瓌）字叔伟，潜栖却粒。尝东游，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至宵汉，俄顷已至，乃黄鹤之宾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虹裳，宾主欢对。已而辞去，跨鹤腾空，眇然已灭。^⑥

南朝梁萧子显在《南齐书·州郡下》中有“夏口城据黄鹤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⑦的记载，无名的仙人有了子安之名。后有人穿凿说子安姓王，又有人说姓窦。从唐代崔颢诗中前两联“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可见仙人黄鹤的故事在其所处的时代已深具影响力，而崔颢的这首诗又将这个传说播扬到更广阔的时空。到了阎伯瑾所作的《黄鹤楼记》中，则正式将神仙黄鹤的故事与黄鹤楼的名称拉上了关系：“《图经》云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⑧这一说法在当时影响较大，以致得到宋代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的认同：“黄鹤楼在县西二百八十步，昔费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憩驾，故号为黄鹤楼。”^⑨

荀瓌其人，现存史料无考，子安最早出现于西汉刘向所撰的《列仙传》中：“后二十余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黄鹤来栖其冢边树上，呜呼子安云”^⑩，是说他仙逝后，在其墓塚周围的树上有黄鹤栖身，呼唤他的名字，留下了“黄鹤呼子安”的典故。唐代诗人李白的《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诗中有“白龙降陵阳，黄鹤呼子安”^⑪之句。不过关于子安也无更多记载可寻。

费祎则不同，他是一位有证可考的历史人物，陈寿《三国志》有列传，根据陈寿记载，费祎乃江夏人，字文伟，三国时蜀中名将和重臣，深为蜀相诸葛亮赏识并委以黄门侍郎之重任。继蒋琬之后执政掌管军政大权，担任军师，录尚书事。253年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费祎字文伟，而“仙人荀瓌字叔伟”，二人字近似，加之费祎又为江夏人，且死于非命，大概故乡人出于对他的怀念而将他与黄鹤楼驾鹤的仙人联系起来。在唐代阎伯瑾所撰《黄鹤楼记》中费祎已是“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志”^⑫，即在当地传说中费祎已被神异化并被附会到相关传说人物之中，位列仙班了。

对于黄鹤楼的得名，流传于宋元之际的《报恩录》则有别解：

辛氏市酒（黄鹤）山头，有道士数诣饮，辛不索贳。道士临别，取桔皮画鹤于壁，曰：“客至，拍手引之，鹤当飞舞侑觞。”遂致富。逾十年，道士复至，取所佩铁笛数弄，须臾，白云自空飞来，鹤亦下舞，道士乘鹤去。辛氏即其地建楼，曰辛氏楼。^⑬

只不过“辛氏楼”如何转名为“黄鹤楼”实无线索可考。到金代，王朋寿的《增广分门类林杂说》卷12《神仙下篇》^⑭，仙人一改跨鹤乘云的神秘形象，变成混迹凡尘的道士，然故事中道士以桔皮所画之鹤翩翩起舞，突显了仙家的奇能；道士短笛横吹，跨鹤乘云，又充满了神仙气息。为整合上述诸说，后人曾把费祎和子安合成一人，同时将驾鹤的情节渲染得更为曲折，特别是明代小说使得相关故事流传得更广。王世贞所著《列仙全传》云：“费文祎字子安，好道得仙。偶过江夏辛氏酒馆而饮焉。辛复饮之巨觞，明日复来，辛不待索而饮之。如是者数载，略无吝意。乃谓辛曰：‘多负酒钱，今当少酬。’于是取橘皮向壁间画一鹤，果踟蹰而舞，回旋宛转，曲中音律，远近莫不集饮而观之。逾十年，辛氏家资巨万矣。一日子安至馆曰：‘向饮君酒，所偿何如？’辛氏谢曰：‘赖先生画黄鹤因获百倍，愿少留谢。’子安叹曰：‘未讵为此？’取笛数弄，须臾，白云自空而下，画鹤飞至子安前，遂跨鹤乘云而去。辛氏即于飞升处建楼，名黄鹤楼焉。”^⑮

自唐始，有人在黄鹤楼旁建有费祎洞、费公祠，称乃费祎栖息之所。唐人李宗孟《费公祠》一诗曰：“空遗费仙迹，江山余万愁。”费祎洞，《皇朝郡县志》云：“在江夏县东十里黄鹤山后。”《旧经》云：“费祎升仙之后洞也。”《輿地纪胜》在引述上述文字后云：“黄鹤仙。或云费祎，王得臣《黄鹤楼》诗以为荀瓌，字叔伟，未知孰是。”^⑩《读史方輿纪要》亦云武昌府黄鹤山“山阴有费祎洞，任昉曰：‘荀瓌字叔伟，升仙于此，非费文祎也’”^⑪。

清吴省钦（1729—1803）在《书黄鹤楼壁》对此有很好的总结：“任昉记：‘荀瓌憩黄鹤楼，望西南有驾鹤者降，宾主欢对；辞去，跨鹤腾空，渺然烟灭。’唐《图经》：‘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其事虽不足辨，然萧梁时已有黄鹤楼之名。荀瓌于楼上遇驾鹤之仙，非瓌即能仙去。作《图经》者又以荀叔伟，而移之费祎；费祎自降奴，岂遽兵解？今楼旁有费祠；楼上有吕岩携笛跨鹤像，卢生倚枕卧其旁，以邯郸吕翁当吕岩；以岩当驾鹤之仙。又有甚者，类家于江夏县黄鹤山谓宋戴颙隐憩于此，林涧甚美，是盖以京口之黄鹤山——一名黄鹤山，其下有鹤林寺者，误以为即江夏之山而漫无识别也。……费祎、荀叔伟、吕岩、吕翁，多涉附会。”^⑫

耸立于黄鹄矶头的黄鹤楼，处长江、汉水交汇处。自楼阁建成之后，正是群雄割据、战乱频仍、政治黑暗的时期，为佛教、道教的流行提供了沃壤。超尘出世、羽化登仙是苦难中的人们的幻想。临江负险，高标卓立、白云缭绕的黄鹤楼，是神仙家、道教信徒心目中理想的羽化升天之处。于是，从诞生不久开始，黄鹤楼传说就将神仙引入楼，为楼披上神秘缥缈的色彩。^⑬正如李白《望黄鹤山》诗所云：“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一朝向蓬海，千载空石室。”^⑭神仙说意味着人的思维和想象向广大空间的大胆飞跃^⑮，它反映了道教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神奇的文化基因借助雄伟的黄鹤楼得到彰显，让人浮想联翩，意兴盎然。

二、借问吕翁旧时笛，不知吹破几番愁

两宋之后，虽有费祎等人传说还在延续，但

黄鹤楼的仙人主角换成了吕洞宾。吕洞宾，姓吕，名岩，字洞宾，号纯阳子，八仙之一，是八仙中传说最多，也是其中最为神奇的人物。以道教八仙、全真祖师名世的吕洞宾在道教史上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历年以来，关于吕洞宾的研究亦复不少。^⑯关于“历史上”的吕洞宾，学界的考证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吕洞宾信仰形成于北宋，至北宋末年，已有相当多的关于神仙吕洞宾的传说。^⑰就地域分布来说，“在宋代，吕洞宾崇拜遍及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山东、山西、陕西、浙江各省”^⑱。北宋末期出现了吕洞宾仙传故事。这类仙传最早产生于南方的岳州（今湖南岳阳）。现有的证据表明，规模最大、香火最盛的两个祭祀吕洞宾的圣地是岳州和永乐（今山西芮城县）。随着全真教对吕洞宾崇拜的吸纳，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早期，吕洞宾崇拜迅速扩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全国性崇拜。^⑲黄鹤楼与吕洞宾拉上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于是，辛氏酒楼画鹤于壁、驾鹤成仙传说的主角成了吕洞宾，辛氏楼也变成黄鹤楼。不仅如此，有关黄鹤楼的很多传说，如“跨鹤登仙”、“结枣如瓜”、“掷桃映石”中，主角也变成了吕洞宾，乃至在黄鹤楼景区内，出现了吕公洞、跨鹤亭、仙枣亭、仙桃迹、纯阳亭、吕祖阁等纪念性景点和建筑。《輿地纪胜》卷66《鄂州上·古迹》：“吕公洞，在石镜亭下黄鹄矶上。初无洞穴，但石迹隐然如门，扣之有声，世传吕洞宾尝题诗其上。又张舜民《南迁录》云：‘近岁有军循于此，夜逢二人，衣冠甚伟，遗之黄金数饼，军循携以归，光发于屋上。既而官收之，皆化为石，其石在军资库。’”^⑳王十朋《黄鹤楼》诗曰：“云锁吕公洞，月明黄鹤楼。”^㉑根据杨济《钝斋文选》的记叙，至迟在南宋重建的黄鹤楼里，已开始供奉“角巾、卉服、横笛”^㉒的吕祖肖像。陆游《入蜀记》曾提及“复与冠之出汉阳门游仙洞，止是石壁数尺，皆直裂无洞穴之状。旧传有仙人隐其中，尝启洞出游，老兵遇之，得黄金数饼，后化为石。东坡先生有诗纪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一朝向蓬海，千载空石室。’今鄂人谓之吕公洞，盖流俗附会也。有道人，澶州人，结庐洞侧，设吕公像其中”^㉓。元盛如梓《庶斋老学

丛谈》卷中记载：“武昌滨江有吕公矶，上有黄鹤楼。一日有题《汉宫春》于其上云：‘横吹声沉倚危楼，……’不知何人作，或言洞宾语也。后三年己未，大元渡江。”^⑧该传闻指出，南宋末年黄鹤楼曾出现吕洞宾所题的谶词《汉宫秋》，预示大元渡江。明清以后多次重建吕公亭，后来又设其卧像。“一枕游仙梦不回，先生高卧亦优哉。想因厌看尘寰事，假作朦胧眼倦开。”^⑨

吕洞宾之附会黄鹤楼时，宋代文人们曾力辨此事不确。如宋张栻《黄鹤楼说》有辨析：“（南）楼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题诗窗间，遽相传曰：‘此唐仙人吕洞宾所书也。’文人才子又为之夸大其事。而苏子瞻亦载冯当世之说，有羽衣著屐之诗。嗟乎！宁有是理哉？甚矣，世俗之好怪也！虽缙绅大夫之贤者，有不免焉。”^⑩吴曾也曾考证：

世所传吕先生诗：“黄鹤楼边吹笛时，白苹红蓼对江湄。衷情欲诉谁能会，惟有清风明月知。”此吕先生非洞宾，乃名元圭者也。其诗元（原）题于石照亭窗上，仍记岁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当元丰间，喻陟为湖北提刑，题诗其后云：“黄鹤楼边横笛吹，石亭窗上更题诗。世人不识还归去，江水云山空渺弥。”或曰：元圭，乃先生之别字也。^⑪

吕、喻二诗原题于石照亭上，而石照亭在黄鹤楼之下：“鄂州黄鹤楼下有石光彻，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传以为仙人洞也。”^⑫

黄鹤楼仙人传说与吕洞宾拉上关系，主要得力于道教的推动。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大量材料证明了钟吕八仙是由内丹道南、北宗共同打造而成的信仰对象。”^⑬它的发展与传播则是文人和道教徒一起积极参与的结果。在陆游《入蜀记》中就特意提到了结庐吕公洞侧、设吕公像崇拜的道士：“有道人，澶州人，结庐（吕公）洞侧，设吕公像其中。”^⑭元代吕洞宾和黄鹤楼的传说已流传很广，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壁画中，就有吕洞宾在黄鹤楼上卖墨的故事。明清之后，文人纷纷写诗著文加以渲染，使吕洞宾与黄鹤楼的传说深入人心。明代吴元泰《东游记》第26回《洞宾酒楼画鹤》情节与《幸氏酒楼》基本相同；清初褚人获《坚瓠集》核心情节也与《幸氏酒楼》相

同^⑮，只不过主角都换成了吕洞宾。正如明人郭正域所言：“而黄鹤故事，或曰王子安，或曰费祎，今人乃尽归之吕仙。夫鹤楼以崔诗显，崔开元人，而吕仙以麟德得道，崔诗有昔人之称；又鹄山下有费祎洞，则跨鹤客为费祎无疑。而山下又有吕公矶，或曰‘禹功矶’讹也。今时谈仙迹，惟吕公最著。”^⑯在后代收集的黄鹤楼传说中，关于吕洞宾的传说在诸位驾鹤仙人中是最多也是最动人的，如吕洞宾黄鹤楼前卖仙桃、辛氏卖酒遇吕仙、仙枣亭题诗、吕洞宾和鲁班蛇山造楼、吕洞宾跨鹤飞升等神奇传说，伴随着黄鹤楼的壮丽景观世代相传。

西方学者杜赞奇在研究关帝等民间神明时，提出了一个“叠加”的概念，即较新的神明形象被嫁接到较早的神明形象之上。^⑰康豹在关于温元帅崇拜的书中，提出了“共生”的概念，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文本中会发现对同一神仙的不同描述。^⑱从总体上看，吕洞宾等神仙崇拜的发展既有“共生”的，也有“叠加”的因素。如最初黄鹤楼与笛声意象的联系，见于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一诗：“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⑲在刘禹锡《武昌老人说笛歌》的古诗中，吹笛者不过是曾在王府里吹奏的艺人。曾几何时，笛声渐成为黄鹤楼上的主题旋律。清人所辑的《全唐诗》里著录有吕岩《题黄鹤楼石照》一诗：“黄鹤楼前吹笛时，白苹红蓼满江湄。衷情欲诉无人会，只有清风明月知。”^⑳一般以为吕岩即吕洞宾。即使此诗是后人托名伪作，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在宋代已然广为流传，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即曾辨析写诗的吕岩又名吕元圭，并非飞剑化仙的吕洞宾。不过，吴曾却同时录引喻陟神宗元丰年间担任湖北提刑时，在吕岩题诗的石上续笔于后：“黄鹤楼边横笛吹，石亭窗上更题诗。世人不识还归去，江水云山共渺弥。”^㉑逮至南宋，仙人吹笛已成黄鹤楼的典故。陆游有诗记其遇一老人“长眉及肩，欲就之语，忽已张帆吹笛而去”，断言“遥知乘醉江湖去，黄鹤楼头又放颠”^㉒；罗与之《黄鹤楼》“老仙横笛月亭午，骚客怀乡日欲残”^㉓，虽然诗里并未言明仙人的身份，不过从吴曾《能改斋漫录》辨析里（见上引），可以看到有宋一代吕洞

宾于黄鹤楼吹笛的意象已渐传于世。逮至元代，黄鹤楼上闻吕洞宾吹笛的典故已然坐实，郝经《黄鹤楼》五言古诗里将吕洞宾的传奇娓娓道来，中有“闻说吕洞宾，题诗满新壁”、“有时横长笛，吹落汉阳月”^⑧。此后黄鹤楼上的笛声俨然成了吕洞宾的专利，在明清相关诗文中几乎俯拾皆是，如明沈周“借问吕翁旧时笛，不知吹破几番愁”^⑨。清高宗第五子纯亲王永祺之孙奕绘曾以“十金”购得古玉笛一枚，欣喜之余，约与其侧室、著名女词人顾太清“同咏”，奕绘先成《翠羽吟》，顾太清以为“骊珠已得，不敢复作慢词，谨赋《十六字令》，聊博一笑塞责”，“听，黄鹤楼中三两声。仙人去，天地有余音”^⑩。笛声于黄鹤楼之意象如此重要，以致于由“笛”文人骚客们想到的就是黄鹤楼。

神仙思想是道教极其重要的思想，长生成仙是道教最高的境界。长生成仙思想是以人类最初的本能的对死亡恐惧为心理原动力，古代先民为谋求生命的延长而进行锻炼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二者的结合就有了无限延长肉体生命的要求；同时，原始先民为了超越自身力量的有限而进行种种巫术修炼也可具有神力，这种认识同中国古代特有的天人相通、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思维相结合，最终导致了道教神仙信仰的产生。^⑪在道教学说中，凡人经长年累月的修炼即可得道成仙。^⑫神仙信仰随着道教的发展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成为人们寻求一种普遍性和永恒性的情感归宿。在黄鹤楼传说中，神仙、黄鹤、法术都是道教仙学的基本元素，羽化飞升是道教神仙的基本特征之一，而跨鹤乘云则是最浪漫的飞升方式。仙人驾鹤远游是道教神仙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黄鹤楼传说中还渗入了关于道教神秘法术的情节，如桔皮画仙鹤、井水变酒水，凸显了神仙无所不能的超人间力量，同时也使传说增添了浓厚的神异色彩，令其别具风采。这些洋溢着中国道家道教生活与艺术情趣的传说使人心旷神怡，久久难以忘怀。^⑬

三、故国妆楼归道院，异时宫阙建军牙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楼阁是一种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多层建筑，体量高大、华美壮观，其造型之精、结构之巧，展示了木构建筑艺术和技术的

高超成就。它们或跻身宫苑之内，架空百尺；或踞于市井之中，巍峨壮丽；或依傍岩壁之侧，突兀层崖；或莅临江渚之畔，俯峙山川，其遏云蔽月之姿，让人产生“可上九天揽月”之遐想，蕴涵着向高空发展的通天愿望。^⑭道家、道教与高楼历来都有不解之缘。在历史上楼阁的管理也常假道士之手，如黄鹤楼、岳阳楼等。

道士何时进入黄鹤楼的管理尚无史料的发现，我们猜测此楼由军事楼宇转变为旅游设施开始时道士可能已进入管理的角色。在一千多年的风雨中，伴随着黄鹤楼从军事瞭望楼转型为观光游览的胜地，黄鹤楼的旅游功能不断强化，其周边衍生出许多相关景点，或高耸华丽，或别有洞天，或绵延日久，或转瞬即逝……形制不一，风格各异，但这些附设景点并不是随意和堆砌，而是围绕着有关黄鹤楼的历史与传说设置的，一方面将黄鹤楼所涵摄的空间不断延伸扩充，一方面又将文体传统外在化与形象化^⑮，且大多总能与黄鹤楼主体配合默契且交相辉映，如众星拱月般伴随着黄鹤楼历经沧桑。这种趋势至宋代已极为明显。宋代在前朝观赏楼的基础上强化了旅游功能，初步构筑了以黄鹤楼为中心的旅游景区格局。楼之四周有南楼、北榭、北园，又有清景堂、正己亭、应轩、懋轩、跨碧、梅阁、一览亭、光华堂、岩洞堂、烟波亭、江汉亭、秀岩堂、半山亭、静春台、涌月台、压云亭、雅歌堂、卷雪楼、会景楼、赏心楼、楚江楼、清风楼、生春楼、清美楼、静春台、春阴亭、民功堂、志功堂、华远堂、凝香亭、跨鹤亭、石照亭、仙枣亭、西爽亭、景清堂等。^⑯元代对黄鹤楼周边景点建设影响最深远的是胜像宝塔的安放。胜像宝塔，亦称宝像塔，因其色白，又称白塔或元代白塔，建于至正三年（1343），为威顺王宽彻普化太子建，是用于供奉舍利和安藏佛教法物的喇嘛塔，安放在黄鹤楼前，四周设护栏，并有石碑坊，匾额上横书“胜像宝塔”四字，清末因新军修炮楼牌坊被拆毁。光绪间黄鹤楼被焚毁后，塔仍存，1985年黄鹤楼在今址复修后，迁入楼的正前方，是黄鹤楼故址保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建筑。明代在宋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不少建筑，如留云阁、龙床台、振衣台、八极楼、白龙池等；清代则续建有太白堂、禹碑亭、万寿

亭、涌月台、杨公祠、竹园（后更名东山小隐）、冠霞亭等。陈本立的《黄鹤楼名胜记》对黄鹤楼及周边的景点建筑有详细描述，出现文中的胜景计有：望江亭（即古十盘亭）、宝相塔、黄鹤楼、搁笔亭（太白堂）、石镜亭、斗姥阁（古南楼）、白云楼、西爽石刻、涌月刻石、留云阁、丽山道院、仙枣亭、漕园、振衣亭、陈友谅墓、郡学宫、万寿亭、古十间亭、一览亭、广永亭、楚观楼、方塑读书台、磨崖方丈、静春台、压云亭、仙桃迹、大士阁等。^⑤但咸丰年间在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事中，黄鹤楼及附近建筑大部分被毁。同治中除重修黄鹤楼外，“余材重建太白堂、一览亭、涌月台、留云阁、白龙池等处，以复古迹”^⑥，另外，尚大力营建了官胡二公祠^⑦、曾公祠^⑧，构筑了黄鹤楼区新的景观。

至迟在宋代道士可能负责日常看管工作，这从上引陆游等人的记叙中可以看出道士的作用。延至明清，一如旧制。周系英于嘉庆二十一年（1817）十二月二十八大雪之日登楼，“是日游人绝迹，叩门良久始得人”，诗里说“款关惊起道童眠”^⑨。黄鹤楼中住有道童，负责看守。根据《申报》的报道，当1884年黄鹤楼发生大火时，一名卧病在楼上的60余岁老道人不幸被烧死。^⑩在黄鹤楼周边，道士建有数座道观，清陈本立《黄鹤楼名胜记》描述了黄鹤楼及周边建筑及景点：“白云楼……其左有仄径纡而下，奇石佳树，夹道垂阴。历百武得平敞地，黄冠自为静室，曰留云阁。石涧清泉，别开生面。其南道院丽山者，右曰四皇殿，费祎洞在焉。寻之不可得，压于殿址也”^⑪，在这些道观中，最著名者当属吕祖阁。吕祖阁当为全真道所掌管。1925年武昌长春观传戒时留存的《湖北省长春观乙丑坛登真箓》记载有来自武昌府武昌县黄鹤楼的龙门派道士王崇复，时年36岁，黄州府蕲春县人，祖师为万诚安，度师为徐信德^⑫。日本人水野幸吉对武汉寺庙做过统计，将“黄鹤楼”列为庙阁即道教场所。^⑬自光绪十年（1884）黄鹤楼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后，尽管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民国湖北督军王占元、萧耀南、湖北省政府主席夏斗寅等曾有过重修黄鹤楼的打算，但都未能如愿。黄鹤楼实体在长江之滨消逝了，水野幸吉所指的“黄鹤楼”当指黄鹤楼故址上的吕祖阁。1930年代

初周亚荣的《武汉指南》中对武汉三镇的寺庙道观也做过统计，黄鹤楼区有“吕祖阁”道观，住持为王崇复。^⑭

1935年，黄鹤楼故址景点吕祖阁住持小道王崇复曾因过往军人时有滋扰一事请求省府市政处以保护。^⑮他的请求得到支持，武昌县知事曾专门下文，吕祖阁将知事公署布告专立石碑，以《修大因果·武昌县知事公署布告》为题。其文曰：

为布告事。案奉

湖北省长公署第八一三号训令内开案据黄鹤楼吕祖阁住持道衲万诚安、王崇复等稟称为祖阁复古，神像添新，恳恩赏示保护仙迹，严禁滋扰事。

窃黄鹤楼吕祖阁原东汉费祖仙踪，唐代吕祖名胜。衲自祖庵师续承玄祧历数十世。不意民国庚申突遭回禄，次年辛酉又遭五二兵燹。前督军王、省长刘^⑯去职，迭经批准筹款修复，弗克实行。适幸我督办兼省长^⑰荣莅鄂中无异周召布政。衲念国帑支绌，志愿募修，屡稟哀号。邀恩面加租额。虽蒙前警务财政厅长崔、郑二公准予所请，究赖吾公护法栽培，再四提议，曲全美举。今殿宇庆成，募修灵官五百尊、甲子六十尊。蒙提倡捐款，发起捐修，赞成者众。伏思祖阁复古，即缘善士之输将；神像增新，尤翼明文之保护。惟本阁向未叩门募捐，所有乐输善信皆由自愿送阁，应寿贞珉以传芳德。□蒙督省会令财政厅特准免加租额。此功此德铭感曷忘，更宜勒石纪念。至衲等主司阁务，继先师志。无论何人不得覬觎干预，障碍清静。均乞明喻示警，严禁滋扰，庶保仙迹而安道侣，神人感戴矣等前情前来。除批稟结，均悉仰候令行武昌县知事给示保护可也。此批挂发外合亟，检发副稟令，仰该知事即便查照办理此令等。固奉此合行怖告，仰来阁各色人等一体遵照，严守清静，勿得滋扰，致干查究。切切此布。

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三日

知事陈燮宸

云冕谨按：吕祖道通三教，鹤楼庙祀千秋。辛亥以来，万诚安炼师与徒孙王崇复道

人苦心修复。蕲春萧至西道友拟此禀稿，成就如许功德。后来至参拜祈福者当知万、王两住持万苦千辛成此。每有乞请求助之处，萧同道厥功最多，不独此最后撰述也。云冕向道诚切，遭连多故，愧无力恢复道场，惟书丹仰邀神眷而已。

南州黄云冕记^⑧

此碑原立于吕祖阁，因上世纪50年代修建长江大桥时，吕祖阁内所存神像等物移至长春观，今存长春观。从碑文可以看出，吕祖阁龙门派传承历时久远，到王崇复时至少已数十世。民国九年（1920）吕祖阁遭遇大火，次年又遭兵灾，修复的筹款计划虽得到批准但并未实行，直到萧耀南到任，予以经济上的支持，又得到众多道友的捐资，才终于修复殿宇，并募修灵官五百尊、甲子六十尊。万诚安、王崇复道士请求地方官府严禁军队滋扰的要求也得到官方的支持。由此推想，当时吕祖阁道士对黄鹤楼遗址负有一定的管理和维护之责。清初诗人钱澄之（1612—1693）《登黄鹤楼即事》四首之三中所谓“故国妆楼归道院，异时宫阙建军牙”^⑨，就是黄鹤楼变迁过程中道教力量的写照。道士不仅负责楼阁日常管理，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推进种种传说，将道教长生成仙、吕洞宾信仰有意识地编织进有关黄鹤楼的风物传说之中，使这座名楼蕴含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

余 论

在黄鹤楼千年的历史，当它由军事瞭望楼转型为观赏、游览型楼宇时，道士便进入日常管理，并在背后成为黄鹤楼文化的推手之一。黄鹤楼也从最初的军事哨楼到游览胜地，再到城市地标，功能渐次转换，演绎着这座城市的过往与传奇，揭示了武汉的地方精神和文化样态，也是理解这座城市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的钥匙。可以说，黄鹤楼之所以能成为江城的标志，除了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自身固有的气质——瑰丽堂皇和形制工艺、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迁客骚人的文化活动、民间力量和国家力量的支持外，也与植根于道家道教的传说、道教的作用存在密切关系。神仙传说赋予了黄鹤楼缥缈动人的美感，把黄鹤楼巧夺天官之美与道教神仙的神异事迹相

融合，将它的自然美提高为艺术美，给黄鹤楼增辉添色，激发人们无边的想象，给人极大的享受。而千载流传的诗词名篇中都编织进仙人的身影和瑰丽的想像。“白云”、“黄鹤”、“梅花”、“玉笛”经文人诗篇已成为黄鹤楼被意象化而广为人知的典故。自李白“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之句名震诗坛之后，诗意化的意境，美丽的仙话，引得后世文人无限喜爱，纷纷在诗词中沿用不废，“不识何人吹玉笛，梅花未落已销魂”（清袁渭冲）^⑩，“一笛清风寻鹤梦，千秋鹤月问梅花”（清胡翰泽），“玉笛仙吹黄鹤楼，梅花落也否”（清鲁杰），这些摇曳多姿的诗句把吕洞宾跨鹤飞仙的传说点染得愈加美丽动人。^⑪在黄鹤楼的纪年表中，传说与诗文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共同编织了浪漫多情的气质，塑造了民众的历史记忆。^⑫

本文承蒙刘迅、赵建勇等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魏昌）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武汉宗教社会史研究：以佛教、道教和基督教为中心”（项目编号15JJD770011）、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项目“地方道教史”阶段性研究成果。

- ① 王葆心：《重修武昌黄鹤楼募资启》，王葆心著，温显贵点校：《再续汉口丛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5页。
- ② 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8卷第302—303页。
- ③ 李剑国著：《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57页。
- ④ 《宋本玉篇》卷24《鸟部》，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影印张氏泽存堂本，第444页。
- ⑤ 刘守华：《黄鹤楼传说的“神仙情结”》，《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59页。
- ⑥ 李剑国著：《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同注③，第559页。
- ⑦ [梁]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15《州郡下》，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册第276页。
- ⑧ [唐] 阎伯瑾撰：《黄鹤楼记》，《全唐文》卷44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册第4483页。
- ⑨ [宋]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12《江南西道十·鄂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册第2278页。
- ⑩ [汉] 刘向撰，王叔岷校笺：《列仙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8页。
- ⑪ [唐] 李白撰，[清]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

- 京：中华书局，1999年，中册第635页。
- ⑫ [唐] 阎伯瑾：《黄鹤楼记》，《全唐文》卷440，同注⑧，第5册第5671页。
- ⑬ [清] 胡丹凤：《黄鹤山志》卷3《祥异》，收入国家图书馆藏《中华山水志丛刊》第28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247页。
- ⑭ 李剑国著：《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16页。
- ⑮ [明] 王世贞撰：《列仙全传》卷9《费文祜》，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第612—613页。
- ⑯ 参见《舆地纪胜》卷66《鄂州上·古迹》、《鄂州下·仙释》，[宋] 王象之撰，李勇先点校：《舆地纪胜》，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册第2393页、第2409页。
- ⑰ 《读史方輿纪要》卷76《湖广二》，[清]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册第3522页。
- ⑱ 冯天瑜主编：《黄鹤楼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7页。
- ⑲ 姚伟钧：《黄鹤楼的传说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武汉文博》2011年第4期，第18—19页。
- ⑳ [唐] 李白撰，[清]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21《古近体诗》，同注⑪，中册第992页。
- ㉑ 刘守华：《道教和神仙》，《文史知识》1987年第5期，第52页。
- ㉒ 代表性作品如吴光正：《二十世纪国际八仙研究论著索引》，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17—831页（感谢赵建勇老师惠寄是书）；[法] 康豹著，吴光正、刘玮译：《多面相的神仙——永乐宫的吕洞宾信仰》，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265—329页。关于吕洞宾研究概况，详见张贤珠：《20世纪吕洞宾研究综述》，《励耘学刊（文学卷）》2011年第2期，第230—238页；党芳莉：《八仙研究综述》，《文史知识》2000年第3期，第121—127页；李家骏：《〈吕祖全书〉研究：从刘体恕〈吕祖全书〉的编纂和影响探讨清代吕祖道坛的信仰特色》，香港中文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第4—11页（感谢刘迅提供）。
- ㉓ 李裕民：《吕洞宾考辨——揭示道教史上的谎言》，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4—303页；尹志华：《吕洞宾生平事迹考》，《中国道教》2007年第4期，第50—54页；吕作芳、吕作昕：《奇人吕洞宾生卒年代及身世再探——对李裕民先生〈吕洞宾考辨〉一文的考辨》，《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39—47页等。
- ㉔ [法] 弗雷泽·巴列德安·侯赛因著，李丽娟、吴光正译：《北宋文献中的吕洞宾》，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论丛》，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6—567页。
- ㉕ [法] 康豹著，吴光正、刘玮译：《多面相的神仙——永乐宫的吕洞宾信仰》，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75、83、85页。
- ㉖ 《舆地纪胜》卷66《鄂州上·古迹》，[宋] 王象之撰，李勇先点校：《舆地纪胜》，同注⑯，第5册第2393页。
- ㉗ [宋] 王十朋：《黄鹤楼》，[清] 胡丹凤编：《黄鹤山志》卷7《艺文》，同注⑬，第370页。
- ㉘ [清] 胡丹凤编：《黄鹤山志》卷1《名胜》，同注⑬，第231页。
- ㉙ [宋] 陆游撰，蒋方法注：《入蜀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
- ㉚ [元] 盛如梓：《庶斋老子集成》卷中上，《文渊阁四库丛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66册，第530页。
- ㉛ 榑华馆主：《鄂垣竹枝词》之六（原注：仙枣亭内有吕洞宾睡像），徐明庭辑：《武汉竹枝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
- ㉜ [宋] 张枋撰：《南轩集》卷18，《文渊阁四库丛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67册，第573页。
- ㉝ 《能改斋漫录》卷18《神仙鬼怪》，[宋] 吴曾撰，刘宇整理：《全宋笔记》第5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4册第233页。
- ㉞ 《能改斋漫录》卷6《事实》，[宋] 吴曾撰，刘宇整理：《全宋笔记》第5编，同注⑳，第3册第164页。
- ㉟ 吴光正、王一帆：《钟吕八仙传说与金代全真教的谱系建构》，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4辑，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第78—110页。
- ㊱ [宋] 陆游撰，蒋方法注：《入蜀记》，同注㉙，第160页。
- ㊲ [清] 褚人获撰：《坚瓠八集》卷4《黄鹤楼》：“相传唐时吕纯阳尝客兹地，侨寓酒家，日饮酒数壶，累至数百不偿值。复索饮，主人供给不倦色。纯阳喜之，适啖西瓜，遂以瓜皮画一鹤于壁上，始色瓜皮青，久之变黄，遂为黄鹤。纯阳又教酒家童子唱道词，自鼓板为节。已而唱时，鹤辄从壁间飞下，婆婆翔舞，观望饮酒者日数千人。凡阅数月，酒家得钱数千万，骤富，以钱酬纯阳，纯阳不受。遂构此楼志感，故名黄鹤楼。”（《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册第1367页）
- ㊳ [清] 郭正域：《仙枣亭记》，[清] 胡丹凤编：《黄鹤山志》卷6《艺文》，同注⑬，第294页。
- ㊴ Duara, Prasenjit (杜赞奇), 1988, "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 (《符号的叠加：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 No. 4, pp. 778—795. 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使用了与此类似的“加注”概念，当然，“加注”并不是仅仅是简单的“叠加”。
- ㊵ Katz, Paul R. (康豹) 1995, *Demon Horders and Burning Boats: The Cult of Marshal Wen in Late Imperial Chekiang* (《鬼帮与焚船：中华帝

- 国晚期浙江的温元帅崇拜》，Albany, N. Y.: SUNY Press.
- ④①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23《古近体诗》，同注④①，中册第1076页。
- ④② 《全唐文》卷856《吕岩三》，《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册第9763页。
- ④③ 《能改斋漫录》卷6《事实》，[宋]吴曾撰，刘宇整理：《全宋笔记》第5编，同注④③，第3册第164页。
- ④④ 《剑南诗稿校注》卷14《文亭遇老人长眉及肩欲就之语忽已张帆吹笛而去》，[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册第1152页。
- ④⑤ [宋]罗与之：《黄鹤楼》，[清]胡丹凤编：《黄鹤山志》卷7《艺文》，同注④⑤，第371页。
- ④⑥ [元]郝经：《黄鹤楼》，[清]胡丹凤编：《黄鹤山志》卷7《艺文》，同注④⑥，第373页。
- ④⑦ 陈熙远：《人去楼坍水自流——试论坐落在文化史上的黄鹤楼》，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第367—416页。
- ④⑧ [清]顾太清：《苍梧谣·夫子以十金易得古玉笛一枚》，[清]顾太清著，卢兴基编：《顾太清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05年，第72页。
- ④⑨ 郭武：《试论道教长生信仰的形成》，《宗教学研究》1991年第1期，第1—6页。
- ④⑩ 熊铁基：《人皆可以为神仙——葛洪神仙论的现代诠释》，《中国道教》2003年第6期，第52页。
- ④⑪ 刘守华：《黄鹤楼传说的“神仙情结”》，《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59页。
- ④⑫ 张威：《楼阁考释》，《建筑师》2004年第10期，第36页。
- ④⑬ 陈熙远：《人去楼坍水自流——试论坐落在文化史上的黄鹤楼》，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同注④⑦，第367—416页。
- ④⑭ 《舆地纪胜》卷66《鄂州上·景物上》、《鄂州下·景物下》，[宋]王象之撰，李勇先点校：《舆地纪胜》，同注④⑭，第5册第2382、2385—2386页。仙枣亭，《黄鹤楼志》以为建于明代，有误，实建于宋代。《舆地纪胜》卷66《鄂州下·景物下》：“仙枣亭，故址在南楼西。旧传亭前枣木未尝实，一岁忽有实如瓜，太守命小史采而进，小史辄啖之，遂仙去。”
- ④⑮ [清]陈本立：《黄鹤楼名胜记》，[清]胡丹凤编：《黄鹤山志》卷6《艺文》，同注④⑮，第305页。
- ④⑯ [清]丁守存：《重建武昌黄鹤楼碑记》，[清]胡丹凤编：《黄鹤山志》卷6《艺文》，同注④⑮，第305页。
- ④⑰ 据胡丹凤所编《黄鹤山志》卷1《名胜》，胡公祠在黄鹤楼后，祀胡林翼。胡任湖北巡抚多年，死后谥“文忠”。同治十年（1871）奉旨敕建官胡二公祠。因官文职务高于胡，故祠名官在胡前，由时任总督李瀚章、巡抚郭伯荫奏准合建。
- ④⑱ 据胡丹凤所编《黄鹤山志》卷1《名胜》，曾公祠在黄鹤山中峰下，同治十二年（1873）奉旨敕建，祀晚清名臣曾国藩。
- ④⑲ [清]周系英：《丙子十二月二十八日大雪登黄鹤楼简筠圃中丞及鼎圃学使》，[清]胡丹凤编：《黄鹤山志》卷9《艺文》，同注④⑲，第355页。
- ④⑳ 《鄂垣大火》，《申报》1884年9月27日第2面。
- ④㉑ [清]陈本立：《黄鹤楼名胜记》，[清]胡丹凤编：《黄鹤山志》卷6《艺文》，同注④⑲，第299页。
- ④㉒ 长春观印：《湖北省长春观乙丑坛登真集》，1925年长春观刊印，藏武汉市图书馆。
- ④㉓ [日]水野幸吉著，武德庆译：《中国中部事情·汉口》，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年，第223—224页。
- ④㉔ 周亚荣等：《武汉指南》第6编《宗教五·道教》，武汉：新中华日报社，1933年，第6页。
- ④㉕ 冯天瑜主编：《黄鹤楼志》，同注④⑲，第163页。按：此志将王崇复误为“王崇俊”，今据碑文改。
- ④㉖ 此处所指“督军王”应为北洋直系军阀王占元，于1915—1921年作为袁世凯北洋直系军阀的代表，督军湖北。期间，因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而引起鄂省士绅和民众之憎恨。在辛酉年由本省籍和湖南籍军民所发动的“驱王”和“鄂人治鄂”的运动中，黯然离鄂。而此处的“省长刘”当为刘承恩，字浩春，湖北襄阳人，北洋直系军阀，1920年驱王运动时期，直系与湘鄂方面交易妥协，他以“鄂人”身份担任湖北省长（1920—1922），后来有地方自治倾向的直系湖北督军萧耀南联合各方力量，将其驱逐出湖北。
- ④㉗ 此处所指“督办兼省长”当指取代王占元和刘承恩之湖北籍直系将领萧耀南。萧，字珩珊，衡山，祖籍浙江兰陵，世居湖北黄冈。虽然为直系将领，但在北洋时期，极力推行鄂人自治。于1921—26年间，担任湖北督军、两湖巡按使及湖北省长诸职。
- ④㉘ 《修大因果·武昌县知事公署布告》，碑文现存湖北武汉长春观内。
- ④㉙ [清]钱澄之：《登黄鹤楼即事》，[清]胡丹凤编：《黄鹤山志》卷6《艺文》，同注④⑲，第299页。
- ④㉚ [清]袁渭钟：《登山望黄鹤楼》，[清]胡丹凤编：《黄鹤山志》卷10《艺文》，同注④⑲，第412页。
- ④㉛ 转引自李鹏燕：《黄鹤楼传说群的生成及其景观叙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8页。
- ④㉜ 冯天瑜主编：《黄鹤楼志》，同注④⑲，第4页。